

编者按：若战争不是一个故事，那么对于它的重现，我们就不该使用讲述；若我们以为那是一种状态，那么画卷一般的铺陈坦露，也许是表现与体验的最佳选择。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次历史事件，置于战争的状态之下，群像种种，画面迭迭，却并不能支撑这事件架构出完整的故事。《敦刻尔克》，仅予体验，不许旁观，是否更能让观者明白，生死之间，胜负如何？

影片简介

《敦刻尔克》是根据二战历史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改编的战争片。全片并无连贯的主体故事与突出的主要人物，而较为分散地呈现了三路人物各自的战斗历程。英国士兵汤米在逃离海滩的过程中相继结识吉布森与亚历克斯，同时民用船主道森先生与儿子彼得、17岁少年乔治也离开英国，去往敦刻尔克拯救士兵。三人陆续搭救了海军、飞行员柯林斯及汤米一行人，而战斗机飞行员法瑞尔则在被敌人双面夹击的艰难情形下顽强战斗。



导演简介

克里斯托弗·诺兰 (Christopher Johnathan James Nolan), 英国导演、编剧、摄影师及制片人。2000年，凭《记忆碎片》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原创剧本提名；2010年，凭《盗梦空间》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及最佳原创剧本提名；2015年，凭《星际穿越》入围第41届美国科幻恐怖电影奖土星奖最佳导演。诺兰善于使用故事技巧，在故事的讲述中，擅长将故事巧妙地打散，使讲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表演，是一位融合了一位艺术大师和导演工匠的双重气质的优秀导演。



的真实情况，但在还原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战争的各个侧面。虽然它们在片中只是一闪而过，但却比传统冗长且单线叙事的战争片效果更好。影片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在给予观众对战争全面认识的同时也给电影批评家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通过虚化情节、任务乃至整场战争，诺兰表现了自己对战争的思考，也为批评家们提供了空间。我认为，这一追求真实，而非热血、刺激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

短评摘要

影片始于沉默——人的沉默，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枪声、引擎的轰鸣、巷道里亡命奔逃的脚步、沙滩上炮弹炸裂的巨响……故乡近在眼前，敌军的轰炸却又使他们一次次被迫弃船逃生，战争的阴影如同冰冷的海水没过每个人的头顶，恐惧与绝望逼迫一些人犹如困兽般狰狞。《敦刻尔克》与热血无缘，也不与荣耀为伴。

可人不会总是沉默，月光石号上悬挂着的米字旗，坠落的战斗力在海岸燃起的火焰，桥堤上那位为了法国人而留下的海军将官——那一刻信念在高唱，希望在绝境中生长。

《敦刻尔克》不是讴歌英雄的诗篇，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个为生存而搏命的人，那么渺小，那么伟大。

——盛智明



描绘个体在战争中的选择和情绪是《敦刻尔克》尝试的思想传达方式。海风阴沉、乌云呜咽的环境突出了激增的死亡恐惧，这无声的恐惧铺天盖地压在败兵多如蚂蚁的敦刻尔克小港，“港口一周、海上一天、空中一小时”短短几句台词已明明白白揭示了什么是分秒必争，人性在时间和生死的压迫下展露得一览无遗。

无论是“我要为法国人留下”的将军，还是客船上无论怎样都要去前线救人的老船长，亦或是为消灭敌机而不顾油量耗尽毅然决然冲向海滩的空军飞行员……影片表现既无煽情也无热血，但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所汇集的力量。

整部电影在音乐的斡旋中铺展开来，急涌险落、沉重环绕，但在英国小士兵登上火车后被人搭话却无回应、直接躺在座椅上沉沉睡去的几秒钟时间里，音乐却完全空白。大概这时，我才深切地明白了海滩上反复提及的“回家”的意义。

战争片有许多的表现方式，而《敦刻尔克》着眼于个人视角的细节呈现和独特的氛围渲染方式正是它打动人的地方。

——黄竹书

“虚无”之作

——《敦刻尔克》观后杂感

陈 俣

作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一部试验性作品，《敦刻尔克》充满了诡异之处。全片由三个故事剪辑安排而成，缺乏相对完整的叙事；全片没有着重刻画某个人物，缺乏“主角的身影”。凡此种种，都使其与普通的战争片拉开距离。可以说，《敦刻尔克》是一部没有故事、没有人物的“虚无”之作。然而，在“虚无”背后却隐藏着诺兰的深意。

全片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叙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中的三个故事——持续一周的海滩撤退、持续一天的民船救援和持续一小时的空中鏖战。三条线通过剪辑平均地分布于全片这一手法巧妙地体现了战争的混乱，给观众应接不暇的感觉。但三线错杂分布也使剧情的复杂度上升。一条线中人物的结局可能在另一条线中提前出现，使观众难以理解全部剧情，需要再度甚至三度观影才能大致明白整个故事。

就三个故事本身而言，其情节安排极具特色。不同于传统战争片敌我分明的简单情节，本片中的三个故事并没有具体地刻画德军，而是将其融入背景之中。机枪声中迫近的斯图卡轰炸机、搁浅的船只中不知道下一秒出现在何处的弹孔、悚然而至的鱼雷……这样既表现出包围圈中英军四面楚歌、无力突围的惨状，也将战事的紧张、压抑传递给观众。此外，诺兰在三线叙事中没有采用传统的“上帝视角”，大量的镜头都是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拍摄。视角的限制与三个故事不断的切换使观众不能停下观看进行思考。这样刻意的安排很好地将观众“困在”电影中，使我们与海滩上的士兵共同面对未知的威胁，更使我们能同他们一样感受到敌军的压迫与未知的恐惧。诺兰在访谈中说：“电影就是操纵人心。”本片通过对时间与视角的操纵，很好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一名老兵曾这样评价战争电影：电影中的所有人，从将军到士兵，好像都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好像都事先知道了战争的结果和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在真正的战争中，你并不知道那么多背景，你只是尽全力杀敌、幸存，到了最后，时常是输是赢都不清楚，还得靠指挥官或者广播来告诉你战斗的结果。在海滩撤退与民船救援的结尾，返英士兵本以为自己会被当作逃兵看待，却在故乡受到欢迎。除了在战争中传递恐惧，影片还在结尾处传递了我们鲜有耳闻的士兵的迷茫与命运的无常。

此外，《敦刻尔克》的人物刻画同样契合诺兰“还原战争”的目的。《敦刻尔克》的主角不是海滩上的士兵，不是老船长，更不是飞行员，《敦刻尔克》的主角就是敦刻尔克。全片通过刻画战争中的众生相表现了战争的全貌。由民船上的争执表现士兵对战争的恐惧；由搁浅小船上的争执表现人性的脆弱；由领头飞行员的突然“消失”表现逃兵的状态；由法国人因听不懂英语而死表现战争中命运的无常……全片只是为了还原敦刻尔克大撤退

